



傳奇女帝

梁羽生著

(二)

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女帝奇英傳

著者：梁羽生
出版：偉青書店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COSMOS BOOKS LTD.
30, Johnston Road,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印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梁羽生著作序例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① 龍虎鬥京華——(上下) | ⑯ 龍鳳寶釵緣——(1-6) |
| ② 草莽龍蛇傳——(上下) | ⑰ 慧劍心魔——(1-6) |
| ③ 白髮魔女傳——(1-3) | ⑱ 飛鳳潛龍——(全) |
| ④ 塞外奇俠傳——(全) | ⑲ 狂俠天驕魔女——(1-10) |
| ⑤ 七劍下天山——(1-5) | ⑳ 鳴鑄風雲錄——(1-17) |
| ⑥ 江湖三女俠——(1-6) | ㉑ 廣陵劍——(1-8) |
| ⑦ 還劍奇情錄——(全) | ㉒ 風雲雷電——(1-11) |
| ⑧ 萍踪俠影錄——(1-4) | ㉓ 瀚海雄風——(1-7) |
| ⑨ 散花女俠——(1-3) | ㉔ 遊劍江湖——(1-8) |
| ⑩ 聯劍風雲錄——(1-5) | ㉕ 牧野流星——(1-8) |
| ⑪ 冰魄寒光劍——(全) | ㉖ 彈指驚雷——(1-5) |
| ⑫ 冰川天女傳——(1-5) | ㉗ 絶塞傳烽錄——(1-4) |
| ⑬ 雲海玉弓緣——(1-6) | ㉘ 劍網塵絲——(1-6) |
| ⑭ 俠骨丹心——(1-6) | ㉙ 幻劍靈旗——(1-4) |
| ⑮ 風雷震九州——(1-7) | ㉚ 武林三絕——(排印中) |
| ⑯ 冰河洗劍錄——(1-7) | ㉛ 武林天驕——(排印中) |
| ⑰ 女帝奇英傳——(1-4) | ㉜ 武當一劍——(排印中) |
| ⑱ 太唐游俠傳——(1-5) | |

*近來發現冒名「梁羽生」之著作甚多，盼各地讀者垂注，以免受騙。

「梁羽生」及其作品三十五種最近已重新向有關當局註冊版權，該等著作之版權屬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及梁羽生先生本人所擁有，任何人士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地方翻版，版權擁有者必依法追究。

目 次 (第三集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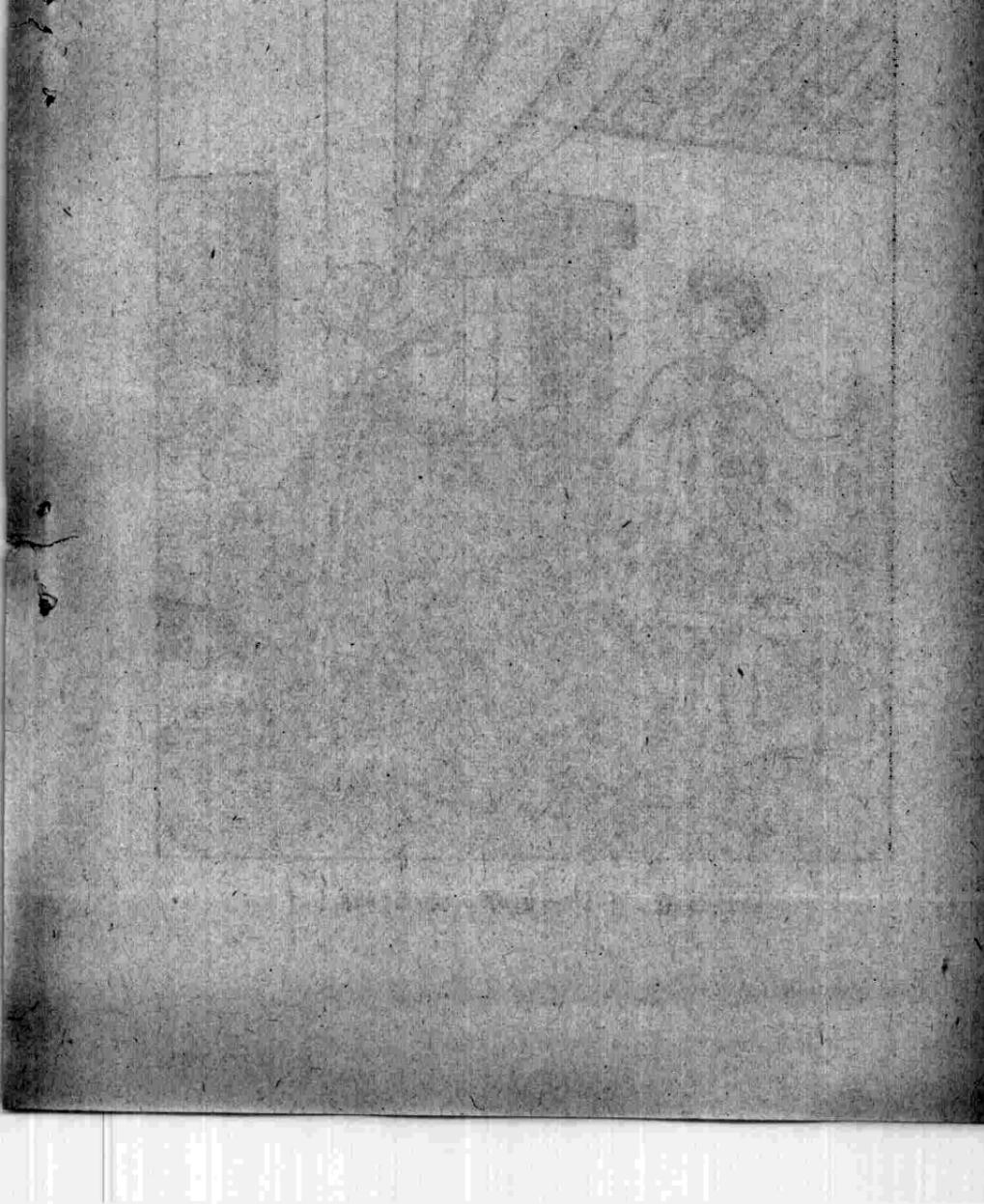
- 九 吟到恩仇心事涌 三
- 十 柔情似水最難禁 三七
- 十一 假作真來真作假 六一
- 十二 張冠李戴入長安 八九

目 文 (第四集)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|
| 十三 | 悵惘恩仇難自解 | 三 |
| 十四 | 飄零琴劍淚痕多 | 三五 |
| 十五 | 瀚海風砂迷望眼 | 六七 |
| 十六 | 天山冰雪種情根 | 九一 |



長孫璧道：「彈得好琴，彈得好琴！」



九 吟到恩仇心事湧

李逸瞿然醒起，他曾見過上官婉兒使這路劍法，怪不得如此眼熟。上官婉兒是長孫均量的徒弟，這少年能夠使這路劍法，當然也是長孫均量大有關係的了。

這時馬元通正使到一招「雲龍入海」，鞭勢指東打西，若虛若實，那少年欺身猛攻，一個疏神，竟給軟鞭纏着劍柄，馬元通正待將他的長劍甩出手去，可是那少年神力驚人，雙足釘牢地上，紋絲不動，馬元通反而給他拉上三步，他的劍鋒便沿着鞭梢逕削馬元通的手指，這一下反客爲主，大佔上風。但馬元通身經百戰，經驗比那少年豐富得多，一見不妙，鞭梢一抖，又纏上那少年的手腕，勒得他的腕骨痛如刀割，彼此僵持，誰都不願放手，那少年固然皮傷骨痛，但他的利劍寸寸上移，馬元通堪堪就要給他刺着，雙方都是驚險非常！

那小丫環一看正是時候，嬌聲一笑，飛身掠下，短劍一挑，就在這時，與少年同來的那個女子亦自飛身掠起，兩人幾乎是同時到達，但聽得「铮」的一聲，馬元通的金絲

軟鞭給那少女削去了一截，那少年的長劍被小丫環的短劍一粘一引，借力打力，登時也立足不穩，被她「帶」動，斜躍三步，這才定得住身形。

那少女望了武玄霜的丫環一眼，冷冷說道：「喚你家的大人出來。」小丫環笑道：「兵對兵，將對將，你贏得了我，再見我家小姐也還不遲。」言下之意，大是不屑，那少女秀眉一挑，淡淡說道：「好，那就來吧，我大你小，我先讓你三招！」她是名門閨秀，心中雖怒，神色上仍甚矜持。

那小丫環道：「且慢，我不鬥無名之輩，得先問問你的來歷，你是長孫均量的什麼人？」那少女被她激怒，再也忍耐不住，青鋼劍揚空一閃，虛劈一招，指着那小丫環道：「我父親的名字豈是你叫得的？再油嘴滑舌，我可要懲戒你了。」

原來這對少年男女正是長孫泰與長孫璧兄妹，他們的父親長孫均量聞知谷神翁在峨嵋金頂招開英雄大會，他和谷神翁乃是多年舊友，不過自他隱居劍閣之後，就未通音訊了，他只因自己武功未曾恢復，不便前往，便打發兒女出道，去拜見谷神翁，也好讓他們開開眼界。兩兄妹動身稍遲，未到峨嵋，英雄大會已散。他們在途中遇到從英雄會上潰敗下來的人，得知英雄大會被一個少女搗毀，十分驚詫，但他們初生之犢不畏虎，便一路追蹤下去，想找武玄霜較量，追到雙流縣的一個小鎮，從一個客店主人的口中，得

知武玄霜的驃車昨日剛剛經過，他們一聽店主人的描述，不但武玄霜的形貌和那些人所說的搗毀英雄大會的少女相符，而且車中臥病的少年，也像是他們所說的那位王孫李逸。兩兄妹急忙快馬追趕，再追了兩天，才在此地相遇。

長孫兄妹初次出道，躍躍欲試，一心想與武玄霜大鬥一場，看看這個搗毀英雄大會的女魔頭，究竟是怎樣一個厲害法？那知武玄霜還未曾露面，只一個駕車的鄉下漢便與長孫泰打成平手，如今向長孫璧挑戰的，又只是一個稚齡的小丫環，而且這個小丫環還大言炎炎，狂傲非常。

長孫璧按着怒氣，冷冷說道：「讓你三招，趕快動手。」那小丫環一聲嬌笑，叫道：「好呀，那麼小婢子討打來了！」這乃是針對長孫璧剛才說要懲戒她的話而言，長孫璧柳眉一挑，手按劍把，陡然間，但見眼前紅霞疾湧，綢影翻飛，那小丫環用一條綢帶作為兵器，驀然捲到，長孫璧吃了一驚，道聲：「好快！」身形一晃，隨着紅綢飄出三丈以外。那小丫環腳尖一點，如影隨形，短劍挽了一個劍花，立即跟蹤刺下，劍光人影之中，但聽得「嗤」的一聲，短劍將路邊的一株樹枝削斷了！

那小丫環連發兩招，都被長孫璧用輕巧的身法避開，也是吃驚非小，她殺得性起，紅綢一翻一捲，短劍迴旋反削，一柔一剛，一招之中，含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家數，正是

她從武玄霜剛學會的一招最得意的招數，長孫璧霍地一個「鳳點頭」，驚鴻掠燕般的繞到那小丫環背後，那小丫環似乎早已料到她有此一着，短劍未曾放盡，倏然間往後一掠，「噠」的一聲，竟把長孫璧頭上的鳳釵削為兩段。

李逸看得手心捏了把汗，低聲說道：「請你看在我的份上，不要傷害他們。」話一出口，忽地想起武玄霜乃是自己的敵人，有何情份？」不禁面上一紅，武玄霜似是沒有察覺，嫣然笑道：「明珠這回碰到對手了，妹妹的武功比哥哥好得多！」

長孫璧又驚又怒，嗖的一聲，青鋼劍脫鞘而出，立即一招「直指天南」，劍光如練，閃電刺去，那小丫環還了一招「橫架金樑」，說道：「承讓三招，佩服佩服！」她是胸無城府，這話乃是出自真心。原來她起初見長孫泰的身形遲滯，只道妹妹亦不過如是，她自幼跟隨武玄霜，以武玄霜的本領作為標準，眼界自是甚高，故此一開頭便出言譏諷，倒並不是她素性驕狂的。

小丫環雖是真心稱讚，長孫璧聽來却是刺耳得很，當下含嗔不語，刷、刷、刷！又是連環三劍，她的父親長孫均量與谷神翁尉遲齊名，乃是當世三大劍術名家之一，長孫璧心靈手敏，除了氣力不及哥哥之外，輕功和劍法都比哥哥高明得多，這三劍一劍緊似一劍，端的劍勢如虹，變化無方。那小丫環好勝之心勃起，笑道：「剛才我使到第四

招才削斷你的鳳釵，這個不算，咱們如今再好好的比劃比劃！」

長孫璧凝神待敵，這時她那還敢因爲對方是個小丫環而有絲毫輕視？但見那小丫環將綢帶抖得筆直，如箭射來，將近身前，驀然一翻一捲，當成軟鞭來使，長孫璧使出「飛鳥投林」的身法，回身一掠，衣袖一拂，將小丫環的紅綢拂開，劍訣一領，登時一招「玉女穿針」，反客爲主，劍尖刺到了小丫環後的「風府穴」，那小丫環一個車身，紅綢抖起了一道彩虹，將長孫璧的劍鋒引開，反手便是一招「仙人換影」，劍光閃閃，綢影飄飄，直把倚在車前的馬元通都看得頭昏目眩，長孫泰失聲叫道：「妹妹，小心！」但見長孫璧展開她在劍閣上學得的絕頂輕功，隨着紅綢飄閃，運劍如風，瞬息之間，已向那小丘連環攻了七八記精妙的劍招！

李逸躺在車中，但聽得叮叮噹噹之聲，恍若繁弦急管，從簾內窺出，已是不大清楚，禁不住坐起身來，揭開了車簾，武玄霜忽地微微一笑，一手按在他的胸前，說道：「再過四天，你便可以起身行走了，何必心急。」李逸一看，日影當中，武玄霜每天早晚三個時辰，都要按時按刻爲他推拿療治，此際正是正午時份，又該是運氣療傷的時候了。

就在此時，長孫泰一眼瞥見了武玄霜與李逸二人，大聲叫道：「殿下寬心，長孫泰

接駕來了！」疾奔而下，武玄霜倚着車邊，露出上半截身子，微微笑道：「叫你的妹妹一齊上來，明珠，你不是長孫小姐的對手，退下去吧！」話聲未停止，長孫璧不待那小丫環退讓，早已一招「神龍掉尾」，將她迫開，兄妹倆一先一後，雙雙奔至。

武玄霜笑道：「令尊翁劍術名聞天下，難得相逢，請賢兄妹盡量施展，讓我開開眼界！」長孫泰想不到武玄霜竟是這樣美貌的少女，呆了一呆，但見她漫不經意的倚着車上的欄棚，只有一支纖纖玉手垂在車外，那神氣竟是毫不把自己放在心上，不禁怒氣陡生，大聲喝道：「你下車來，咱們較量較量！」武玄霜持劍在手，笑道：「我要看護病人，恕不下車奉陪，請賢兄妹上來吧。」長孫璧立即凌空躍起，青鋼劍挽了一朵劍花，迎面刺來，長孫泰左臂一伸，便要把武玄霜拉下，武玄霜一聲長笑，劍鋒倏的向上一撩，隨即倒轉劍柄往下一撞，長孫璧在半空中一個鵝子翻身，好似斷線風箏般的跌了下來，長孫泰却閃避不開，脅下被她的劍柄一撞，半邊身子登時麻軟。兩兄妹又驚又怒，長孫泰吸了口氣，喝道：「看招！」兩柄長劍奔雷閃電般的殺到，武玄霜短劍一引，長孫泰一劍劈去，剛好與長孫璧的青鋼劍相交，長孫璧給她哥哥的猛力震退三步，長孫泰也幾乎立足不穩。

長孫璧瞪了她哥哥一眼，貼在他耳邊說道：「為什麼不用孔雀開屏？」這乃是怪她

哥哥適才出招出錯了，聲音說得很輕，出於妹妹之口，入於哥哥之耳，旁人決計不能聽見。不料一言甫畢，武玄霜忽地笑道：「賢兄妹未曾盡展所長，再來再來！」長孫泰燦得滿面通紅，長劍向武玄霜一點，刷的便是一招「孔雀開屏」，長孫壁也搶着攻了一招「彩鳳舒羽」，雙劍齊到，一左一右，端的好似鳳凰孔雀，張開翅膀一般，剛健婀娜，美妙異常！

武玄霜讚了一個「好」字，順手招架，「噠」的一聲，將兩柄劍同時格開，左手仍然貼在李逸胸口的「璇璣穴」上，輕輕給他推血過宮，李逸心頭煩亂，真氣運轉，畧感不舒，武玄霜如有所覺，低下頭來，微笑說道：「你不用擔心，我自必看在你的份上。」言下之意，乃是答應他不傷害長孫兄妹，眼光溫柔之極，李逸心頭一盪，但覺一股熱力，從她掌心徐徐傳入，導氣通關，登時心胸寧貼，舒服無比。

長孫兄妹見她回首車中，低頭說話，雖然看不見車中人面，但亦猜得到定是李逸無疑，心中均是一怔，想道：「難道殿下竟然給這個妖婢迷惑了？」聽她話語，瞧她神氣，竟是滿不把比劍當做一會事情，而是心神另有所屬，只管照料車中的病人。兩兄妹又怒又氣，不約而同的展開最辛辣的進手招數，運劍如風，雙劍連環急攻。武玄霜頭也不回，雙眼只是凝視李逸，用溫柔的眼光撫慰他，唯恐他被外物亂了心神，以至加重傷

勢。李逸甚是感激，漸漸如受催眠，果然不再理會她的比劍，順着她手心傳來的熱力，徐徐運氣，不過一盞茶時刻，便已氣通百穴，透過重關，比往日受益更大。這時神智清寧，吐了口氣，雙目張開，但聽得兵刃相交的叮噹之擊，有如暴風驟雨。車廂外長孫兄妹一劍緊似一劍，攻得越來越急了。

武玄霜舒了口氣，微笑說道：「午間的功課完了。」驀然回過了頭，對長孫兄妹笑道：「峨嵋劍法，果是高明，小妹領教過了，兩位請歇歇吧。」到尊翁之時，請給我問候。我還要趕路，不敢再留兩位的大駕了。」話語一完，勁透劍尖，往上一挑，錚的一響，登時把長孫泰的那柄長劍削去了一截。長孫泰面色灰敗，長孫璧陡的轉身，一言不發，立即跨上馬背，刷刷幾鞭，催馬疾馳，長孫泰呆了一呆，自感無顏，跳上馬背，也追他的妹妹去了。

李逸坐起身來，靠着車廂，目送長孫兄妹絕塵而去，心頭有說不出的滋味。既感武玄霜的柔情似水，又從長孫兄妹想起了皇祖的老臣長孫均量，再從長孫均量想起了上官婉兒，但覺情懷歷亂，不能自己！

武玄霜曼聲吟道：「君不行兮夷猶。蹇誰留兮中洲？美要眇兮宜修，沛吾乘兮桂舟。」借楚辭中湘君一篇的辭意，問他有什麼心事猶預不前，是不是想念一位妙麗的佳

人，若是那樣，就該催桂木做的船快走啊。那小丫環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馬大叔，快趕車！」

李逸怔了一怔，驚詫這兩主婢怎的如此聰明，竟好像猜到了自己的心事？

隨着車輪的轉動，李逸的心情也越轉越亂，低聲問道：「我的琴呢？」武玄霜道：「琴劍無恙，都在這兒。」李逸斜靠錦墊，撫弦歌道：「日居月諸，胡迭而微？心之憂矣，如匪澣衣，靜言思之，不能奮飛。」這是詩經中的一章，寫的是一个胸懷大志的人，被羣小所制，不能奮飛，又不甘退讓，懷着滿腔憂鬱，無可告語，因而有了這一篇纏綿宛轉的申訴，若譯成白話詩那意思就是：「問過月亮問太陽，爲何有光像無光？心上煩惱洗不淨，好像一堆髒衣裳。我手按胸膛細細想，怎能高飛展翅膀？」李逸彈這章詩，正是對武玄霜問他有什麼心事的答覆，他將自己比作那位「不能奮飛」的「君子」，境況相同，情真意切，滿腔憂憤，都從琴聲中發洩出來。

武玄霜道：「還不止此吧？公子興猶未盡，我還想再聽一闋。」李逸想起了上官婉兒，不能自己，又再撫弦歌道：「綠兮衣兮，綠衣黃裳。心之憂矣，曷維其亡！綠兮絲兮，汝所治兮，我思故人，俾無訛兮。」這一篇詩本來是詩人覩物懷人，思念故妻的。李逸却借此詩意，來懷念他的知己上官婉兒，若譯成白話詩那意思就是：「綠色的上衣啊，黃色的裙裳。心裏的憂傷啊，怎能夠遺忘！綠色的絲啊，你親手理過。想念着我的